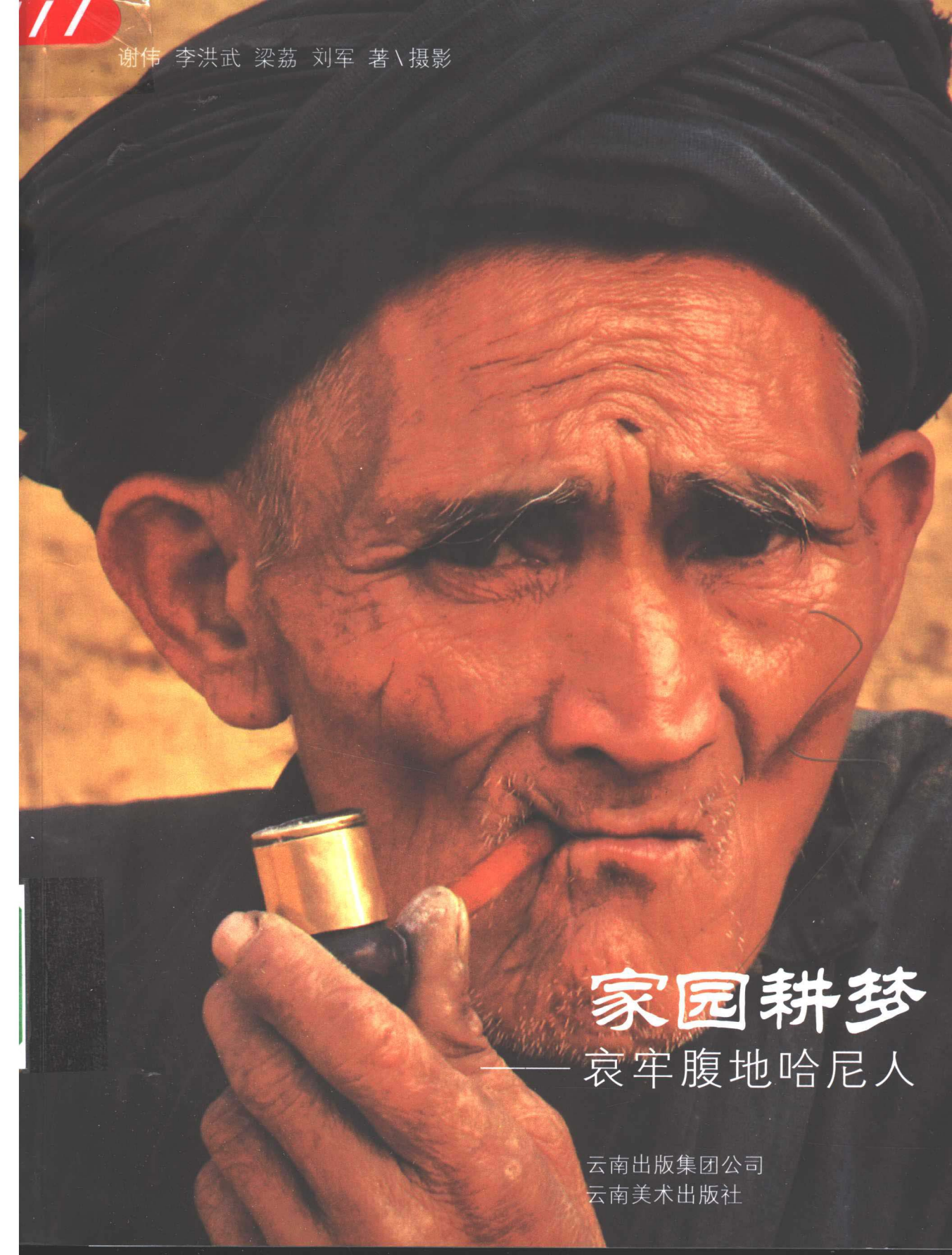




谢伟 李洪武 梁荔 刘军 著 \ 摄影

家园耕梦

——哀牢腹地哈尼人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K285.4

1

家园耕梦

——哀牢腹地哈尼人

谢伟 李洪武 梁荔 刘军 著\摄影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家园耕梦：哀牢腹地哈尼人 / 梁荔，刘军著.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3

ISBN 7-80695-345-0

I. 家… II. ①梁… ②刘…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9882 号

责任编辑：杨朝晖 庞宇

整体设计：庞宇

家园耕梦——哀牢腹地哈尼人

谢伟 李洪武 梁荔 刘军 著 \ 摄影

出版发行：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美术出版社

制 版：昆明雅昌图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昆明（雅昌）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4

版 次：2006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95-345-0/Z·112

定 价：42.00元





序一

张宝三

我曾在思茅工作，至今仍对思茅的每一寸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各族群众怀着深深的眷恋。造化独钟，无论是其宜人的气候，还是“地连三国，江通五邻”的边陲地域特征，无论是异彩纷呈的植被与物种，还是因其拥有汉、佤、拉祜、哈尼、彝、傣、布朗、瑶、苗、傈僳等十多个世居民族的深厚人文底蕴，思茅得天独厚的天文地理人文资源几乎就是云南的缩影。那是一块蕴含着极大发展潜力的土地。

墨江县是思茅通向昆明的门户，位于哀牢山中段主脉西部，境内群峰叠嶂，江河交织，北回归线穿城而过，是镶嵌在祖国西南边地的一颗璀璨明珠。墨江是全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县，这里生活着哈尼族中白宏、毫尼、卡多、碧约、腊米、卡别、切弟、西摩洛、阿木等九个支系，千百年来，他们一直默默耕耘着以人间奇迹著称的高山梯田，演绎着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墨江因此成为研究哈尼文化的重要区域。遗憾的是，尽管墨江距昆明并不太远，但由于过去山区交通不便等原因，这里的哈尼族一直不为外人所深知。

《家园耕梦——哀牢腹地哈尼人》一书，以作者们一年多来跋山涉水深入群山的亲见亲闻，把我们带入隐匿深山的缤纷族群之中，使我们得以体验他们那质朴而令人震撼的生命节律和特有情怀，感受那镌刻在古歌和习俗上的历史衍变，为我们展示了墨江哈尼族一幅幅如歌的壮美画卷。

文明形态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不断取得进步的主要动力。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值得为之骄傲、也必须懂得珍惜的宝贵遗产。发掘、开发民

族文化资源，实事求是地凝练萃取贯穿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积极进取精神与文化精髓，将有益于民族本身和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值得欣慰的是，书中一直在苦苦追索那种沉积在纷繁的文化表象之后，引领着这个古老民族走过逾千年历史沧桑的精神支撑。正是依靠这种精神，他们历尽迁徙磨难依然顽强地扎下根来，他们把坝区的水稻移植到哀牢群山之间，成功地实现了从游牧部落到精耕细作的农耕民族的蜕变，弘扬这种精神，将带领他们不断地开创更加美好的将来。

耕梦之“耕”，体现了哈尼族性格中坚忍不拔、勤劳务实、顽强精进的一面。“耕梦”，意味着曾经的辉煌来之不易。“耕梦”，昭示着民族的繁荣昌盛坐等不来，必须摒弃守旧，与时俱进，超凡脱俗，告别昨天，憧憬未来，奋力前行。愿所有民族同心同德，勤奋耕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祖国一道走向光明灿烂的未来，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原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 现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

哀牢山的云





哀牢山腹地哈尼村寨旁的梯田

序二

李先毅

哈尼族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有着独特、厚重的民族文化的民族，然因居住环境的边远、闭塞，不为人所了解。直到近二十来年，一批有识之士和民族文化工作者才通过对滇南哈尼族梯田的研究让世界认识了这一民族。

我们知道，令世人震撼的梯田只是哈尼悠久而璀璨的文化的一隅。梯田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文化宝藏。在许多学者深入到以哈尼梯田而著名的红河哈尼族自治州考察研究的时候，本书的作者把目光投向了思茅市的墨江，为考察和关注哈尼族的历史、现实以及未来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页。茫茫哀牢山使墨江成为研究哈尼文化、深入了解哈尼人的一块宝地。作为全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县，墨江是哈尼族聚居最集中、哈尼文化汇聚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哈尼族十二个支系中墨江就有九个，他们至少在此定居了一千多年，有着既彼此相通又极具特色的哈尼文化。

令人叹为观止的哈尼梯田，毕竟已经载入了民族的历史，而更重要的则是民族的未来。

正像书中所记录的，在现代化与全球化日益加速的今天，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冲击，势必带来传统文化的加速变革，深藏于哀牢山腹地的哈尼文化也是一样。历史的进程不可逆转，其实从古至今的每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民族都面临着传统与变革的难题。大浪淘沙，丧失了开放、坚韧、进取精神的支撑，再绚丽缤纷的文化也难免散架。

哈尼族发祥于西北高原的游牧民族，诸羌部落。尽管这种从游牧到农耕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型不是哈尼族独有的，其间也经历了漫长的

迁徙过程和漫长的时间跨度，但这一转型中所蕴涵的那种超越自我的精神和力量，却是一个民族得以立于世界民族之列的基础。

所以，走进梯田背后的活生生的哈尼人，去体验去发掘他们这一创造活动背后所蕴涵的力量，使之服务于今天的民族发展，意义重大。

《家园耕梦——哀牢腹地哈尼人》一书定位在把握历史，立足现实，面向发展的思考上，这样对待民族文化，立意是深远的。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力图在哈尼族神话般的历史和历史般的神话中，带领读者领略这个民族是怎样怀着永恒的信仰，以无比坚韧的毅力，默默地克服各种苦难，唱出了一曲曲对生命的敬重和感动之歌。

要真正理解一个民族，确实需要虚怀以待，融入其间。唯有走进哈尼村寨，走进哈尼日常生活，才能真正走近一个民族的内心。全书记录了作者们一年来脚踏实地的行程，其间的所见所闻，展示了诸多因深藏于哀牢腹地而不曾为人知晓的哈尼风情，书中所述的哈尼人其人其事，不仅仅体现出千百年来这个民族的历史的延续，同时也是这个巨变时代民族文化加速交融的见证。也正因在这样的时代，对传统文化遗产的抢救性记录，也日益紧迫，本书的记述也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以不同的视点看同一个对象，看到的自然不同。七分责任，三分情感，作者们这样界定他们的视点，也许这就是该书在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的同时，又随处可见其理性思考的原因吧。

(作者系政协云南省委员会副主席)

卷首

从“诺玛阿美”到哀牢山

属于横断山脉一系的无量山和哀牢山位于云南版图的南部，两条山脉的两侧流着两条颇有名气的江河：澜沧江和红河。无量山和哀牢山之间也有两列江河水昼夜不息地奔腾，两山隔水相望。这两列江河上段是平行的川河、者干河，中段是把边江、泗南江、阿墨江，下段是李仙江，李仙江从思茅市的江城县出境后在越南境内称黑河，仍属于红河水系。这一系的江河虽然没有澜沧江和红河那么显赫的声名，但它繁多的干流、支流却滋养着哀牢山腹地聚居最多的民族——哈尼族。

哀牢山脉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迁徙的走廊。但由于其山高、林密、水深的自然环境，这里大片神秘的土地一直没有进入以中原文化为轴心的文化视野，就连那个到过云南的中国第一号大旅行家徐霞客，也未曾识得它的真面目，更不用说从唐诗宋词中去寻找它的身影。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当一个中文名叫杨拉玛的法国摄影师用他的照相机，把隐匿哀牢山壮观的梯田作为艺术展现给世界观众后，哀牢山的这一梯田被作为人类战天斗地的生存杰作列为了世界七大人文景观之一。梯田的主人——哈尼族也因此受到世人的关注。

一时间，无论哈尼族的迁徙、农耕、信仰和民族精神都成为民族文化研究者关注的未解之谜。随着一大批学者、画家、作家、摄影师源源不断进入这条山脉，古老而灿烂的哈尼文化在当今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中，走出深山

密林，不再云遮雾盖，焕发着迷人的魅力。这片神秘的土地，逐渐被更多的人当作探奇的目标、旅游的目的地、考察的园地。

史学界认为，与哈尼语同属汉藏语系缅语族彝语支的彝族、拉祜族、纳西族、傈僳族一样，哈尼族先民都源自西北高原的游牧部落羌，后逐渐沿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江河峡谷迁徙到云南高原。

听说有个好吃好住的地方诺玛阿美，在天地分界处，在人神分界处。有两条河流从那里流下来，有两道山梁从那里分下来，亲亲的先祖从那里往下走，从天上的峡谷间往下走，从地上的沟箐往下走，从峡谷边的大坝子往下走……（墨江哈尼族古歌“哈巴”）

根据哀牢山一带哈尼族古歌所传，在定居滇南的广袤山区之前，哈尼族的先祖曾经居住在一个叫“诺玛阿美”的地方。

在定居茫茫哀牢山之前，哈尼族曾经游牧在一个土地肥沃、水草鲜美的

哈尼族支系白宏小姑娘在土掌房上跳“阿迷车”





哈尼族白宏汉子

开阔地带，这个至今尚未确定的地方叫“诺玛阿美”。

传说“诺玛阿美”不但美丽富饶，而且是一个人神共居的家园，哀牢山一带的哈尼人都把它视为先祖的发祥地。至今，在每一个哈尼人的葬礼上，祭司摩批要把哈尼古歌唱上三天三夜，伴随着隆重的开路仪式，摩批要用念经的方式将亡灵沿着祖先迁徙的征途送回到“诺玛阿美”。

按现今研究者的说法，“诺玛阿美”在今大渡河之南、雅砻江之东，即今四川西昌一带。依据是，在哈尼语中，“诺”是黑色的意思，“阿美”意味着中间的平地，“诺玛阿美”意为有黑水环绕的平地。而大渡河在汉文献中多被称为“华阳黑水”、“西南黑水”，它和哈尼史诗中形容“诺玛阿美”为“一条汹涌的大河分成两边走，一块平地躺在大水中间”相对应。

不管“诺玛阿美”在哪里，哈尼族先祖最终离开了它。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哈尼人离开“诺玛阿美”到达哀牢山区，我们不得而知。但有史料佐证，哀牢山区的哈尼人，至少生活了一千多年之久，并且，在哀牢山上崛起，是一个崭新的农耕民族。

引领人类从远古走来的从来就是追寻，哈尼人从他们的先祖开始，就在追寻一个心中的“诺玛阿美”，一块美丽富饶，能够让他们繁衍生息，安身立命的土地。

公元3世纪之前，在北方大地，一个叫做羌的古老部落或因人口的增加，或因战乱的打击，不得不分散离开他们生息过的曾经水草肥美的土地，开始了大迁徙。我们无从知道这场民族大迁徙一直延续了多长时间，从现有的汉文献中知道，西北高原上的羌族其中一部分沿着怒江、金沙江等高
原江河的纵谷，渐次迁向温暖的南方。我们在史书上找不到关于这些羌族部落的具体迁徙路线，也不知道他们一路上历经了怎样的分化与融合。但研究者通过现有的汉文史料告诉我们：

哈尼族腊米支系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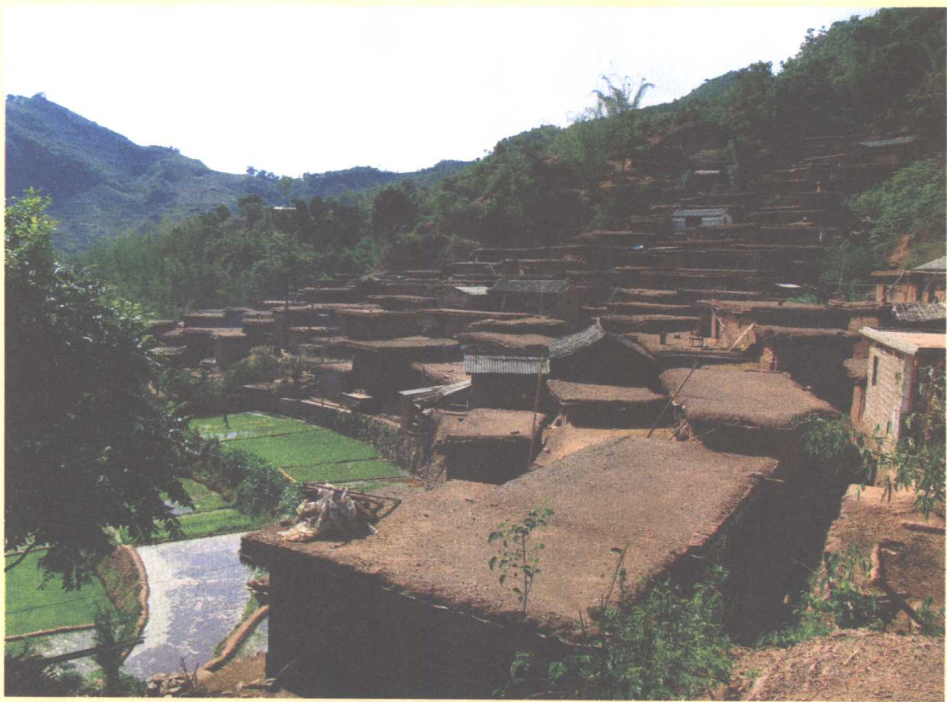


腊米人的山寨

隋唐时期,在如今哈尼族聚居的广大地区,出现了哈尼族与彝族的先民“乌蛮”。唐初,滇东南六诏山出现从“诸蛮”中分离出来的“和蛮”部落,曾多次向唐朝贡方物,与中原保持着联系。南诏崛起,“和蛮”直接隶属南诏,与滇东北和滇南的彝族先民一起,被称为“三十七部”。其中因远(居今元江、墨江)、思陀(红河)、溪处(元阳、金平)、落恐(绿春)、维摩(丘北、泸西、广南)、强现(文山、砚山、西畴)五弄(马关、屏边)等七部均大部分为“和泥”。

“和泥”部族于公元7世纪时在哀牢山和无量山区一带崛起。这个在历代汉文史籍中,被称为“和夷”、“和蛮”、“和泥”、“窝泥”、“阿尼”、“哈尼”等的民族,就是现在的哈尼族先民。

元代,除上述滇南地区外,滇东北直至黔西地区尚有哈尼族先民。明末清初,由于社会和自然的原因,原居于滇东北、滇中直至滇西的“和泥”继续往南迁徙,形成近代以来的分布状况。还有数量不少的哈尼族经滇南西双版纳



白宏山寨的土掌房

纳等地直迁至境外东南亚诸国，形成跨境民族。在此后千余年的时间里，哈尼族再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迁徙，他们开始在广袤的滇南大地上游迁，开田种地，安身立命。

据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哈尼族人口共 142 万多人，位居全国 56 个民族的前 16 位，全部居住于云南境内。哀牢山是哈尼族聚居的中心区域，尤其墨江、红河、元阳、绿春、元江、江城、金平等聚居最多。

2005 年，我们走进哀牢山腹地，以位于哀牢山中脉的全国唯一哈尼族自治县墨江境内为视点，对这一带的哈尼文化进行考察。

在漫长的迁徙中，哈尼人形成了众多支系，以今天的分法就有十二个支系，仅墨江县境内就聚居着九个支系：白宏、豪尼、碧约、卡多、西摩洛、腊米、阿木、卡别、切弟。

这些哈尼族支系之间，在地缘上相隔不远，彼此都有一定的联系，有其共性，

但各自又相对保持着本支系的一些特点。特别是接近交通要道、汉族移民居住地区和自然条件好的地区的支系文化融合较大，而地处边远地区的哈尼族支系保留的本民族文化更为古朴。

哈尼语内部分为哈雅、碧卡、豪白三种方言和若干土语。我们在墨江县境内，遇到的基本上是操碧卡方言和豪白方言的哈尼族。操碧卡方言的有碧约、卡多、西摩洛支系，操豪白方言的有豪尼、白宏、阿木、腊米、切弟、卡别支系。我们考察了九种哈尼族支系聚居的村寨，在他们的迁徙古歌中，我们发现，分布在阿墨江东南面的豪尼、白宏、腊米大多是从川西经昆明南迁至滇东南的六诏山地区，再迁至因远部所属的今元江、墨江。而分布在墨江西北方向的碧约、卡多大多从滇西北南迁，经大理湖滨平坝，然后又分别南下到哀牢山区。

勐簸寨的谷子熟了

